

坏小孩

紫金陈
推理之王
2

著

“明天开始，我想做一个全新的自己。” ●

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坏小孩

推理之王 2
紫金陈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推理之王 .2, 坏小孩 / 紫金陈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404-6842-2

I. ①推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6587 号

坏小孩

紫金陈 著

出版人 刘清华

出品人 陈 昱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(200020)

责任编辑 傅 伊

装帧设计 王佳音

责任印制 王 磊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(410014)

网 址 www.hnwy.net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310 千

印 张 14.5

书 号 ISBN978-7-5404-6842-2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6

楔子

结婚第四年，徐静有了外遇，并向张东升提出离婚。

作为上门女婿入赘的张东升，婚前有过财产公证，一旦离婚，几乎是净身出户。左思右想之后，他决定做几件事改变这个结局。

筹划了近一年后，他假意带岳父母旅游，在市郊的三名山上，突然将两人推下山崖摔死。这本是他精心设计的完美的犯罪开场白，谁知，这一幕却被三个在远处玩耍的小孩，无意中用相机的摄像功能拍了下来。

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三个小孩，一点都不善良。

Part 25 - 28 / 勒索	127
Part 29 / 被同情的人	149
Part 30 - 32 / 与狼共舞	155
Part 33 - 39 / 父亲	177
Part 40 - 44 / 失望	213
Part 45 - 49 / 试探	239
Part 50 - 53 / 吃惊	261

Part 54 - 56 /	好朋友	281
Part 57 - 60 /	说服	291
Part 61 - 64 /	威胁	313
Part 65 - 69 /	行动	333
Part 70 - 72 /	约定	355
Part 73 - 76 /	死亡	373
Part 77 - 86 /	秘密	399

Part 1 - 2 | “意外”的谋杀

1

从这里望上去，六七米宽的石阶一直通向山顶。沿路的一侧，是一排厚重的城墙，据说是南明小朝廷造的，原本很高，经历数百年风雨洗礼，大都损毁，前些年开发公司重新修葺后，更加宽厚结实，高度只到人的腰部，成了游客登山的扶手。

这一片都叫三名山，是宁市最出名的山，古时是军事要塞，现今则是三名山风景区。

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三，既非节假日，又是旅游淡季，风景区里的游客屈指可数。张东升专门挑了今天带岳父母上山游玩。

“爸，妈，我们到山腰平台那儿休息一下吧。”张东升背着一个登山包，脖子上挂着相机，耐心地照顾着身后的岳父母，在任何人眼里，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好女婿。

很快，他们到了山腰处一块五六个篮球场面积的大平台上，三人站在平台外侧的一块树荫下，眺望远处空阔的风景。

岳母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显得对今天的出游很满意：

“我早就想来三名山了，上次我听别人说，这里节假日人很多，五一、国庆挤都挤不过来，幸好东升当老师，有暑假，来玩不用凑节假日，瞧今天这里都没人！”

张东升向四周张望一圈，今天是工作日，没几个游客，整个平台上只站着他们三个人，平台后面有几间卖纪念品的店铺，零星几个游客在那儿吃东西、乘凉，隔他们三十多米开外的地方有个小凉亭，此刻里面有三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孩在自顾玩耍。

没人注意到他们。

“爸，妈，喝点水。”张东升把包放地上，拿出两个水壶，递给两人，随后道，“爸，这里风景不错，你和妈站一起合个影吧。”

老夫妻听了女婿的建议，顺从地站到了一起，摆出经典的剪刀手。张东升拿相机比照一下，放下相机，指着前面说：“你们后面有排城墙，挡了空间，要不你们坐城墙上，我换个角度，把天空的背景拍进去，这样照片效果更好。”

老头略嫌麻烦道：“随便拍下就行了，我是不喜欢拍照的。”嘴上虽这么说，他也不好违拗女婿的一片热情，看着老伴兴冲冲的模样，他还是依言走到了身后几米处的城墙那儿。

城墙高不及腰，非常宽厚，游人多喜欢坐上去拍照，老头双手一撑就坐了上去，老伴也跟着坐上，搭着他胳膊。张东升朝两人笑了笑，拿出相机比画了几下，又放下，朝他们走过去，笑道：“爸妈，你们动作再靠紧点，更亲密些。”

老头忸怩地敷衍：“随便拍下就好了。”老伴则笑嘻嘻地按照女婿的话，将老头的手臂挽得更紧了些。

张东升最后时刻再次扫视了周围一圈，平台上没有其他人，远处零星的几个游客也没在看他们，三十多米外凉亭里的三个小孩也是自顾玩耍的模样。

筹划了近一年，就是现在了！

他一边笑着说话，伸手帮他们调整姿势，突然间，他双手猛然圈起两人的双脚，用足力气猝然向上一抬、一拨、一推，顿时，老头和老伴就像两具木偶，翻出了墙外，伴随而来的是两人长长的“啊”的惊叫，随后叫声成了远处的回音。

跟着，张东升愣了几秒，忙趴到城墙外向下张望，嘴里迟钝地大吼着：“爸！妈！爸！妈！”

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。

必死无疑的高度。

他连忙转头朝平台远处的风景区商店跑去，此时，远处的人们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，急着问出了什么事。

他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惨声呼救：“快救人！快救人啊！我爸妈掉下去了！”

此刻谁也想不到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谋杀。

张东升心头浮现一抹冷笑，为了今天这一秒钟的动作，他筹划了近一年。这才是完美犯罪，任何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在这样的“意外事故”面前都逊色多了。每年成千上万的意外事故中，也许有些也不是意外，而是谋杀，只不过人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其中的真相了。

浙江大学已经放了暑假，上个星期还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校园，此时颇显几分冷清。

今天，数学系博导严良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，回到办公室已是中午，他叫出帮他批考卷的一男一女两个博士生，带他们去吃饭。

出了校门后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，刚才学术会上关机了，此刻看看是否有讯息。刚打开手机，就连响了数下，他举起手机，背对着正午的阳光，眯眼看去，有三个未接电话的讯息，都是徐静打的，末了还有条徐静的短信：“严叔叔，如果您看到信息，请尽快回我电话。”

严良皱了皱眉，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短信看着似乎很着急的样子。徐静的爸爸是严良的表哥，曾是宁市烟草局的一个主任，如今已退休。徐静是他的表侄女。这份关系原本不算亲切，不过徐静当初大学考进了浙大，严良作为叔叔，平日多有照顾，两家走得很近。此外，徐静的老公张东升是严良的学生，而且是得意门生，当初正是徐静找他时，认识了张东升，两

人很快坠入爱河，并在毕业不久后就结了婚。可以说，严良不光是徐静的表叔，更是他们婚姻的媒人。

每次想起张东升，严良总会忍不住叹息。严良教过很多本科生，张东升是少数几个让他记住的。张东升在数理逻辑方面很有天赋，严良很看好他。

毕业前，张东升有直博的机会，严良也很愿意带他，可他出人意料地放弃直博，去找工作。严良多次找他谈，建议他进修深造。可张东升却透露，他出身农村，家庭条件差，这几年都是贷款读书，他想早点赚钱减轻负担，并且他和徐静准备结婚了，不方便继续读书。后来没多久，徐静回到宁市，托家里关系去了烟草公司上班，而张东升在宁市找了份高中数学老师的工作。

思绪回到手机上的短信，严良正准备给徐静回拨过去，旁边男博士生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，那边一个老人摔倒了！”

严良停下回拨电话，赶紧跟着跑过去。

路口转弯处的人行道上，躺着一个老太婆，手上和膝盖上都有血，双手勾着脚脖子，嘴里“哎哟哎哟”叫唤着。

严良不假思索，正要去扶，身旁男学生连忙拉住他：“严老师，等一下！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男学生警惕地在他耳边嘀咕：“现在老人假摔讹人的很多，新闻里都报了很多起了，您要是上去一扶，老太起来就说是您把她撞伤的，要您赔钱，到时就说不清了。”

女学生也道：“对啊，扶老人这种事还是不要掺和了。”

老太婆听到他们的话，睁了一只眼朝他们看去，随后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：“帮忙……帮忙扶我起来，我是自己摔的。”

男学生不为所动，依旧拉住严良。严良蹙着眉，犹豫不决。毕竟，老人摔倒讹人的新闻他也听了很多。这时，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粗汉从旁经过，一见此情景，立马放下车，跑过来正要扶起老太，却又停住，回头瞪着三人道：“你们把人撞成这样了，怎么还站着啊！快扶起来送医院哪！”

顿时，男女学生本能退后一步，离地上的老太婆远点，异口同声争辩：“不是我们碰的，我们刚走过就这样了！”

中年粗汉皱了皱眉，语气缓和了一些：“不是你们撞的，那你们也该扶起来送医院哪！”

男学生立马反问一句：“大叔，你怎么不扶？”

“我？”中年粗汉愣了一下，又扬眉，理直气壮地说，“我还要去工地干活，我要空的话，早去帮了！”他瞧着严良胸口挂的工作牌，啧啧嘴，“你们是浙大的老师吗？”

“我是老师，他们是我学生。”

粗汉连声叹气：“连浙大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敢做好事了，现在人都怎么了，做个好事有这么难吗？还自称高级知识分子呢。”

严良心里大叫，我什么时候自称“高级知识分子”了？可听粗汉这么说，他也脸有愧色。

粗汉瞧着他们为难的样子，便道：“我还有活要干，抽不出时间。这样吧，老师，你做好事不放心的话，我给你当证人，我帮你手机录像，证明老太太摔倒跟你们没关系。”他从严良手里接过

手机，凑到面前，点着屏幕，道：“老师，这样录像可以吧，你瞧，这样拍进去明明白白证明是她自己摔倒的，不关你们的事。”

严良思索了一下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有人证，有录像物证，那就妥当了，这才和两个学生一起扶老太婆起身。

“谢谢，实在谢谢你们啊！你们都是好人啊！”老太婆紧紧抓着严良手，颤颤巍巍走了几步。

严良温和地笑了下：“您没事吧，要不我们叫辆车送您去医院？”

可老太婆一听去医院，连忙拒绝：“不用了，我能走了，不用麻烦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啊。”说着，快速挣脱了他们的搀扶，一个人往前走，走了几步，越走越快，竟直接跑了起来。

男学生瞪着老太快速远去的背影，脸上表情逐渐从惊讶转为愤怒：“我就说，这老家伙肯定是骗子，瞧，简直健步如飞。要不是看我们人多，今天她肯定得向严老师讹上几百块，现在讹人失败，听到送医院，赶紧逃了！这老骗子啊！”

女学生连连点头附和。

严良皱眉站在原地，挠了挠头，心中有个奇怪的感觉，不解道：“可我总感觉发生了什么。”他顶住额头，下一秒，他顿时大叫：“不对！我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！”

回头张望，那位帮忙用手机录像的中年粗汉鬼影都不见了，而那个老太婆，远远瞧见骑上一辆电瓶车，溜得飞快。

于是，徐静的电话也没法回了。

Part 3 - 4 | 陷阱

3

初二4班的教室里，第一排最右侧的课桌上，刻着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。

夜自修第一节下课，朱朝阳正伏在桌子上，专心致志地做着数学参考书上的习题，为明天的期末考作准备。

其实他的数学已经足够好了，几乎都考满分，不过他心底特别喜欢数学，解难题不是单纯为了考试，而是一种愉悦感，所以他把考前的最后时间依然给了数学。至于其他几门课，理、化、生，他有九成把握拿满分，语文、英语、政治三门，拉不开分差，对于明后两天的考试，他早已成竹在胸。

突然，一双手“啪”一下拍在他的桌子上，把朱朝阳从习题中惊起，吓了一跳。抬眼去看，一个单眼皮的短发女生正冷冷瞪着他。

朱朝阳没好气地瞥她一眼：“叶驰敏，你吃了什么药！”

“陆老师找你。”对方眼睛里带着挑衅的神色，冷冰冰地抛出这句话。

朱朝阳站起身，以同样的眼神盯着她，不过很快放弃了，因

为他是全班最矮的男生，叶驰敏这女生也比他高，他回瞪对方需要微微向上仰视，那样很掉面子。

朱朝阳不屑地哼了声，还趁着肠道有蠕动朝她偷偷放了个屁，过了几秒钟，他夸张地捂住鼻子叫起来：“叶驰敏，你放臭屁都不提前说一声的？”

叶驰敏眉毛拧了下，憋出两个字：“白痴！”

朱朝阳哈哈一笑，又做鬼脸嘲讽叶驰敏几下，随后挺直身板，大摇大摆地朝办公室走去。可一进办公室他就蔫了。

班主任陆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高而精瘦，不苟言笑，几乎所有学生都怕她。朱朝阳也不例外，尽管他成绩好，不过他英语是相对较差的一门，陆老师教的正是英语。更重要的是，陆老师此刻脸上写满了更年期综合症的愤懑状。

朱朝阳一看她表情，就感觉气氛不对，刚刚面对叶驰敏的气势荡然无存，本能地缩起脖子，像只乌龟，忐忑地问：“陆老师，你找我？”

陆老师牵着嘴，仍旧改着手里的作业，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。朱朝阳双手搓揉着裤子，开始紧张不安，寻思了一遍，自己最近没惹任何事，老陆这是怎么了？聋了？吃撑了？离婚了？足足等了五六分钟，陆老师把手里一叠本子总算改完，这才抬起头，瞥了他一眼，语气毫无波澜：“你为什么要把叶驰敏的数码相机镜头敲破？”

叶驰敏是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，所以经常会带相机到学校。

朱朝阳皱着眉，满脸困惑：“什么……什么相机镜头？”